

著名『文革』手抄本



# 一只绣花鞋

绘画本

张宝瑞 著

王建权 何兵 吴宝横 绘画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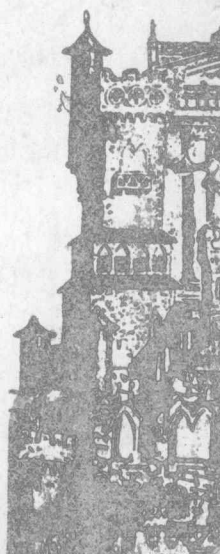
# 一只绣花鞋



著名“文革”手抄本  
绘画本

张宝瑞 著  
王建权 何兵 吴宝横 绘画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只绣花鞋: 绘画本/张宝瑞著; 王建权, 何兵, 吴宝横绘. —北京:  
文化艺术出版社, 2002.2

ISBN 7-5039-2146-3

I. 一… II. ①张… ②王… ③何… ④吴… III. 连环画 - 作品 - 中国  
- 现代 IV. J2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9223 号

## 一只绣花鞋 (绘画本)

著 者 张宝瑞

绘 画 王建权 何兵 吴宝横

责任编辑 蔡志翔

封面设计 三恒艺术中心

版式设计 李天天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

网 址 <http://whysbook.yeah.net>

电子邮件 [whyscbs@126.com](mailto:whyscbs@126.com)

电 话 (010) 63457556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版

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11.375

字 数 140 千字

书 号 ISBN 7-5039-2146-3/I·963

定 价 2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 随时调换。

# 序

司马南

历史翻到二十世纪末，中国文坛杀出一匹黑马，48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张宝瑞的“文革”手抄本《一只绣花鞋》出版，一时间“乱石惊空，惊涛拍岸”，书摊、网络、报纸，那一只只红得耀眼的绣鞋飘飘洒洒，破雾而出，唤起人们多少“文革”手抄本难忘的故事记忆。曾几何时，在陕北高原窑洞的油灯下，在山西忻县村落的老槐树下，在东北军垦黑土地的篝火堆旁，在内蒙古大草原奶茶飘香的蒙古包里，在云南橡胶园高大的橡胶树下，在炉火熊熊的炼钢炉前……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庞，一盏盏烛火摇曳的油灯，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，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，勾起如今已鬓发花白的中年人多少难忘的情愫：一只绣花鞋凶杀疑案、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、中山公园的人皮炸药、金三角神秘的小白房子、太平间神秘的滴嗒声、白小姐身上的梅花图、紫金山秘密巢穴的暗室……

《一只绣花鞋》自2000年10月出版以来，轰动一时。有的报纸赫然登出大字标题：“张宝瑞带领我们走过文化饥荒年代”；有的报称“张宝瑞是中国的斯蒂芬·金、希区柯克”。美国一大亨经不起他年轻美貌的华裔妻子再三劝说，登机赴京找到张宝瑞签名求赠；甚至还有一位匿名女士三更半夜打电话给张宝瑞咯咯大笑道：“我就是你要找的梅花党，我就是白家三小姐白薇！”

“文革”手抄本经典文库著作相继出版：《落花梦》、《叶飞三下江南》、《银灰色的领带》、《一缕金黄色头发》、《远东之花》……四十好几的人奔走相告，三十出头的人感到好奇，二十年少的人不知所云，一个征集手抄本的启事，引得老少知音纷纷翻箱倒柜，唏嘘着当年排着队等不及要为他点灯熬油，笔走龙蛇。年轻的网民们却觉得“前辈”们不

可思议，“老爸老妈怎么这么激动？”“手抄本？不知道呀，没听说过。文学最好的流传方式应该是网络，抄它干嘛！”五十余岁饱经风霜的人在那些晚辈们面前不知从何说起，彼此之间，横亘的只是时间。

张宝瑞面对这一切却很镇静。他说：“在岁月的流光面前，每个人都是恒河沙数，渺小如尘埃，真正有意义的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历史。‘文革’期间，由于极‘左’路线肆虐，文坛萧条寂寞。但是中国人不满足在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，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，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，且鱼龙混杂，到成千百万人的手抄文学运动，这是中国文学史及至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。‘手抄本文学’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，因为它诞生于‘文革’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中。”

如今张宝瑞自己缩编的绘画本《一只绣花鞋》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。在这部书中作者加强了人性的探讨和情感的力度，使之更加完美。通过插图美术的形式，运用形象化的手段，使“文革”手抄本这一文学奇葩更加内容生动，丰富，产生令人难以割舍的回味，愿这淡淡的回味，成为牵动岁月风帆的纤绳，在21世纪的漫漫航程中乘风破浪。

2001年10月序于北京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、海滩女尸 .....       | /1   |
| 二、太平间的滴嗒声 .....    | /7   |
| 三、一张梅花图 .....      | /10  |
| 四、梅花组织在香港 .....    | /64  |
| 五、客栈对弈 .....       | /95  |
| 六、一只绣花鞋 .....      | /142 |
| 七、圆山魔影 .....       | /157 |
| 八、十二幅美男子像 .....    | /174 |
| 九、五台情话 .....       | /184 |
| 十、游魂飘逝 .....       | /213 |
| 十一、生活的颤音 .....     | /258 |
| 十二、公园里的人皮炸药 .....  | /291 |
| 十三、武汉长江大桥的孕妇 ..... | /308 |
| 十四、四名劫机犯 .....     | /320 |
| 十五、古寺夜半哭声 .....    | /329 |
| 十六、神秘符号 .....      | /336 |
| 十七、梅花魂已散 .....     | /349 |



## 一、海滩女尸

虹市的夜，幽静极了。

皎洁的月光轻轻泻进市中心一座米黄色的小楼内，二层一隅，虹市公安局侦察处处长龙飞正和他的妻子南云熟睡。墙上的日历上清清楚楚地印着：1963年5月17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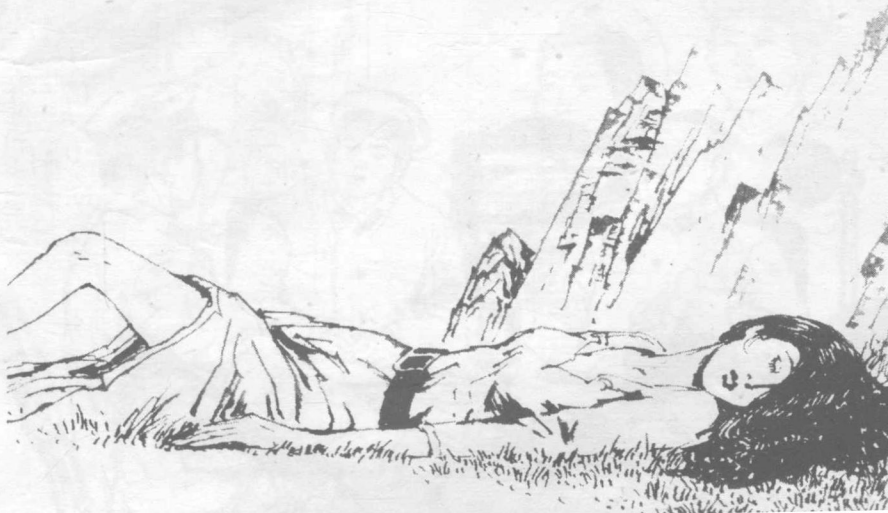
写字台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。龙飞一跃而起，熟练地抓起电话：

“出了什么事?!”

“龙处长，白虎滩公园发现一具女尸，请你马上到现场。”

龙飞放下电话，迅速地穿上衣服……

白虎滩公园里，死一般地沉寂。



龙飞赶到现场时，一眼就看见了卧于假山下的女尸。这是一个漂亮的姑娘，瓜子脸，一头乌黑透亮的卷发，小巧的身子裹着凌乱不堪的浅粉色连衣裙。左太阳穴上有一血糊糊的伤口，一缕头发凝结着瘀血。

龙飞的助手肖克走了过来。

“处长，我们仔细检查了现场，发现有脚印往西出公园西门了，我们拍了一些照片，根据死者和凶手的脚印分析，他们可能是从此门进来的，然后一直坐在旁边的躺椅上，死者死前一定与凶手有激烈的争执。法医刚才检查了尸身，发现死者被奸污，可能是凶手将女子奸污后又用石块打死了她。”

“带血的石块找到了吗？”龙飞冷静地问。

肖克摇摇头：“可能是凶手将击人的石块带走了。”

虹市公安局二楼会议室里，老局长梁一民在听取汇报。

肖克在发言：“从凶手的脚印来看，穿的是四十二号皮鞋，高个子。死者与凶手熟识，不然这个女子不会深更半夜跑到公园里来。据法医检查，发现死者虽然只有二十岁左右，已是有较长时间性生活的女人，如果她生活作风不严肃，为什么拼命抗拒凶手的奸污行为呢？”



龙飞说：“我看还不是一般的奸污，哪有这么顺利的强奸，一定是先把女人砸死，然后奸尸……”

“奸尸？”几个公安人员异口同声。

“对！”龙飞肯定地点点头，“而且从死者身上遗留的污物来看，已经超出了一个男人的容量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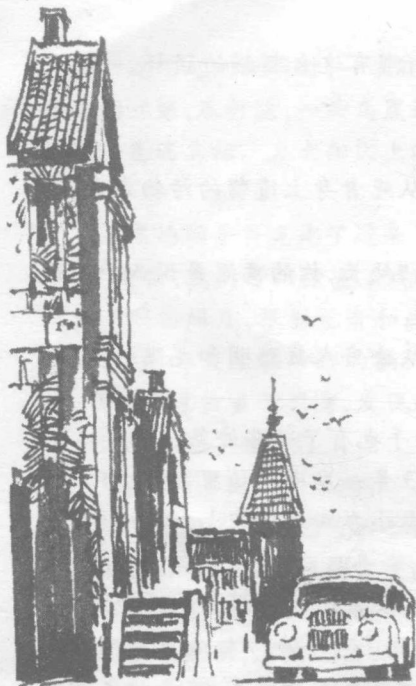
肖克一听，惊得后退了一步，问道：“处长，你的意思是说凶手是两个男人？”

上午九时，会议仍在紧张进行，这时，公安人员路明和龙飞的妻子、公安人员南云走了进来。

南云叫道：“死者的下落找到了，凶手也有了一些迹象。”

原来死者叫庄美美，住在广州路23号一座小洋楼里，是虹市二中的音乐教师，父母是新加坡的侨商，她自小在新加坡长大，三年前来本市投奔舅舅李贞，并来此定居。两年前，李贞病死，庄美美便独自生活。据邻居反映，庄美美在看病时认识了人民医院的外科大夫柳文亭，以后二人打得火热。去年夏天，庄美美在街上被一个年轻海员骑摩托车撞伤，海员叫门杰。庄美美认识门杰后便冷落了柳文亭，可是柳文亭不甘心。





下午，龙飞驱车来到庄美美的住房前，这是一座白俄罗斯式的小洋楼。

龙飞又来到楼上一间较大的房间，看样子以前是庄美美舅舅李贞的寝室。

门开了，一阵风卷进来，肖克走了进来：“柳文亭自杀了！”

龙飞听了吃了一惊。

“我们借查电表，去敲柳文亭家的门，柳文亭不在家，桌上有一张他写的绝命书。”

龙飞见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着：桃李钟情投，伤愈意正酬。无奈苍天意，秋波不行舟。大海啊，让你清洗我的苦闷和恐惧吧！

龙飞看罢，说道：“走，到柳文亭家去。”

过了一个多时辰，汽车停在一个普通宿舍楼前。几个人上了五楼，进了柳文亭的房间。

屋内有一股呛人的烟草味，地上狼藉着烟头、罐头盒子。龙飞俯下身轻轻地拾起一个烟头闻了闻，又扔到地上。

肖克道：“地上只有柳文亭一人的脚印，这脚印和白虎滩凶手脚印相同，也是四十二号皮鞋鞋印。”



肖克道：“柳文亭很可能热恋上庄美美，当庄美美转而爱上门杰后，柳文亭陷入了失恋的极度苦闷中，昨晚将庄美美骗到白虎滩公园，杀害了庄美美，然后奸尸。犯案后又陷入极度恐惧中，索性投海自尽了。”

龙飞问道：“既然庄美美是一个不检点的女人，想必是与柳文亭相识后就已发生了性关系，柳文亭何必在杀害庄美美后又奸尸呢？大夫一般都用圆珠笔，可是这一纸绝命书却是用钢笔写的。如果柳文亭生前喜欢用钢笔写字，那么屋内怎么没有墨水瓶呢？”

肖克一听，眼睛朝四外瞅瞅：是啊，为什么没有墨水瓶呢？

龙飞和肖克回到公安局时，梁一民局长正在召集专案组其他公安人员开会。南云正在汇报情况：“那个年轻海员门杰今年二十三岁，如今随船到坦桑尼亚去了。门杰的父亲门志雄是个老红军，现任618厂厂长……”

“618厂？就是那个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吗？”  
梁一民问道。





南云点点头：“对，就是制造核潜艇的兵工厂，在山里。”

一个公安人员走进来，把一份电文递给了梁一民。

梁一民接过电文，看了看，脸上显得严峻。

公安人员道：“方才在本市殡仪场一带发现有敌特向海外发报，这是破译的电文内容。”

梁一民自言自语道：“‘礼物将送婆家。’礼物是什么？婆家又是何方呢？这份礼物肯定与庄美美一案有关。说明敌人已经获得了他们所要的东西，这决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。据白虎滩公园一个看园老人说，昨天八时多，他看见两个年轻女人在山丘下的假山石前争吵，好像在争执一件东西。我们能不能做这样的推测，另外有一个女人向庄美美索要一件东西，庄美美不给，那个女人便将庄美美杀害，然后又设法造成奸尸的假象，企图嫁祸于人，造成三角恋爱的纠纷，杀人灭口，转移我们的注意。”

龙飞道：“局长说得有道理，现在问题关键是那个陌生女人是什么人？礼物又到了哪里？”

## 二、太平间的滴答声

夜，静极了。虹市殡仪场的地下停尸间，冷气森森。一具具死尸蒙着白布，安静地等待着火化。

这时，停尸间外面的走廊传出“嚓嚓”的声音，一会儿，走来一个秃脑壳、酒糟鼻的老头儿，手里拎着一只酒瓶子，打着酒隔，来到停尸间门前，“吱扭”一声推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



这老头儿骨瘦如柴，一双尖锐的小眼睛，发出阴森森的凶光，左眼歪斜，右腿一瘸一拐。

老头儿先打开第一个尸床，见是个小伙子；又掀开第二个尸床上的尸布，是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妇女；老头儿来到第三张尸床前，掀开尸布，原来是一个中年男人。老头儿嘻嘻笑道：“我要的就是你，你可死得冤枉。”说着，推着尸床出了停尸间，穿过走廊，向火化炉走去。

来到火化炉前，老头打开炉门，灌了点炉油，扭动机关，然后就来搬死尸。

“不许动！”老头儿猛听一声低喝，只觉后脖梗一阵冰凉。

老头儿听出是个女人的声音，就在他缓缓转身的一刹那，他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孔，正是第二张尸床上躺着的那个“女尸”。

忽然，老头儿一猫腰，一个后蹬腿，踢翻了女人手中的枪，然后猛虎扑食般扑向女人。



那女人毫不畏惧，拼命与老头儿搏斗。老头儿仗着酒劲，把女人掀翻在地，然后去掏怀里的手枪。

女人一翻身，把老头儿翻在身下，老头儿右腿是条假腿，使不上劲，无声手枪又掏不出来，只好一声不吭使

足全力与女人搏打。

女人拼命去拾地上的手枪。就在这时，老头儿抽出右手从右腿处摸出一柄匕首，狠命朝女人臀部扎去，女人惊叫一声，软绵绵倒下了。老头儿迅速将女人扔到火化炉内，关上炉门。

这时，老头儿的手被一只钳子般的手狠狠攥住了，肖克和殡仪场保卫科科长老王出现在他面前。

老王喝道：“向永福，原来你是个特务！”

肖克用手铐铐好向永福，然后开了炉门，抱出奄奄一息的南云，原来南云假扮女尸前来侦察敌情。

肖克又掀开火化炉前那张尸床的尸布，原来正是那个失踪的大夫柳文亭。

肖克转身问道：“向永福，发报机在哪里？”

只见向永福一声不吭，软绵绵倒在那里，嘴角冒着鲜血。肖克冲过去扳开向永福的嘴，一股酒气扑鼻而来。向永福七窍冒血，脸色铁青，已经死了。

肖克叫道：“酒里有毒！”

南云被送进医院，肖克和老王驱车来到向永福家。这是一个大杂院，向永福孤身一人住在最里面一间只有九平方米的小屋。肖克围着小屋转了转，说道：“这小屋的墙壁很厚，可能有夹壁墙。”

肖克从附近派出所找来两个民警。几个人找来镐头、铁锹，掘开了墙壁，只见有一道宽一米、长四米的夹壁墙，发现有一沓密码，还有一小塑料袋男人的精液。

肖克疑惑地问：“向永福的发报机藏在哪里呢？”

这时，天已蒙蒙亮，几个邻居起床出门观看，当他们听说向永福是特务后，争先恐后说起向永福的所作所为。

一个中年妇女说：“前几天，向家来了个时髦女人，打扮得甬提有多港了，我们家大小子还偷着给她拍了照。”



穿一条时髦的紧身裙和一双白色高跟鞋。

这时，又有一辆汽车停在院门口，龙飞从车上走下来，肖克迎上去道：“处长，这里发现了那个女人的照片。”

龙飞接过照片一瞧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怎么，难道是她？！十四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际……



肖克急忙问：

“照片在哪里？”

那中年妇女噤噤地跑回屋里拿来了那个女人的照片。

这是一张侧照，那女人一头卷发，高鼻梁，一双杏眼充满了妩媚，

### 三、一张梅花图

风雨飘摇的 1948 年秋天。南京，这个历尽风霜的帝王之乡，在人民解放军隆隆的炮声中震颤。秦淮河畔失去了往日的繁华，如今显得十分凄凉。中央大学门口，出现了一个青年学生，他身穿笔挺的西服，系着一条花领带，显得潇洒英俊。他就是龙飞，当时二十多岁，正在中央大学新闻系读书。一辆黑色轿车戛然而止，车上下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，穿着黑色的旗袍，旗袍上绣满了梅花，她拎着一个沉重的黑皮箱。她叫白薇。



白薇问：“同学，新闻系在哪儿报到？”

龙飞说：“我也是新闻系的，咱们是同班同学。”

白薇高兴地说：“太好了。”

龙飞说：“我帮你拿，新闻系在二楼。”

白日，教室内上文学课。老师正在讲屈原的《离骚》，白薇在座位上埋头看《色情间谍》，龙飞坐在她身后座位上。

老师叫道：“白薇。”白薇慌乱中答了一声“到”，匆忙站了起来。《色情间谍》的书落在地上。龙飞恐怕别的同学看见，悄悄把书拾了起来，放进自己的座位里。

老师眯缝着眼睛问：“屈原跳的是什么江呀？”

